

輿地紀勝

與地紀胜

輿地紀勝

道光二十九年
秋八月刊板

序

南宋人地理之書以王氏儀父象之輿地紀勝為最

善全書凡二百卷備載南渡以後疆域每府州軍監

分子目十二門

府州沿革第一縣沿革第二風俗形勝第三景物上第四景物下第五古迹第六官吏第七人物第八仙釋第九碑記第十詩第十一四六第十二

體例謹嚴考證

極其該洽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推重其書而自元以

來傳本漸少明人所編輿地碑目即就紀勝中碑記

一門鈔出別行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

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為之也

所闕者六州一軍

潭州彭州緜州漢州邛州黎州天水

軍此外尚有珍州階州原書本無碑記不在此數

蓋其時已佚去七卷矣

顧氏

千里序云疑明人編此書時已未見其全也然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鏤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似仍係完帙不審尙在世間否耳

自是以後刻本不可復得錢竹汀先生訪求此書四十年始於錢塘何

氏夢華

元錫

齋中見影宋鈔本真罕觀之秘笈也余

昔官浙江假何氏本影寫全部覈以輿地碑目較彼

時所見又少二十四卷

溫州婺州處州衢州光州無為軍安豐軍成都府重慶府

眉州夔州開州施州達州珍州忠州沔州涪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凡二府十九州二軍共為地

二十有三因成都府分上共闕三十一卷

養新錄云失三十二

下兩卷故為卷二十有四卷顧氏千里云其第一百三十五興化軍錢少詹未見而云闕三十二卷鈔本有之故今不在所數焉今

案竹汀先生日記數紀勝闕卷有百此外有闕葉之三十五至百四十四之語顧說是也

卷復十有六焉

臨安府平江府饒州揚州楚州黃州
濠州寶慶府襄陽府均州循州永康

軍興元府巴州
洋州劔門軍

然自何本之外更無別本可以參稽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云輿地紀勝予從朱與借閱
嫌殘闕未鈔今案朱本未知轉屬何人西莊先生既
嫌其殘闕則非足本可知竹汀先生亦與朱氏相識
其校輿地碑目卽借鈔朱氏之本而養新錄但述何
本卷數且云想海內不復有完則雖有闕文彌堪寶
本則朱本斷不多於何本可知

貴矣嗣因

四庫總目未收此書爰加以裝潢獻諸

內府並仿當日館中提要之式進呈提要一篇藏副
本於文選樓而存提要之藁於擘經室外集蓋深重
此書望好事者爲之重刻耳嘉慶丁卯儀徵令顏公

續修縣志余屬江君鄭堂

藩

以紀勝中眞州一卷校

補前令陸公舊志得數十條顏公刻諸續志之末而
紀勝原文未能刻也道光壬寅丹徒包氏欲刻嘉定
至順鎮江志借錄選樓鈔本余遂檢紀勝中鎮江府
一卷俾其附刻於後而全書仍未能刻也是歲甘泉
岑紹周提舉

建功

方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

記而自輯逸文擬俟其告成卽從事於紀勝癸卯春
初奉舊唐書謁余求序且言願刻紀勝全書請先假
歸影鈔然後授梓余欣然許之未幾余舊居福壽庭
第爲鄰火所焚凡選樓書籍分藏於彼者悉燬於一

炬而紀勝以借鈔之故巍然獨存洎影鈔既畢紹周

復延儀徵劉孟瞻

文洪

及其子伯山

毓崧

纂輯紀勝

校勘記而自補鈔本闕文戊申孟夏舊唐書校勘記

刻工已竣逸文亦垂欲開雕將次第及於紀勝而紹

周遽亡其子秋齡

淦

及其從子仲陶

鎔

爲刻逸文仍

乞余爲序余最其並刻紀勝以成紹周末竟之志秋

齡與仲陶咸悼念遺書引爲已責今歲先以紀勝付

諸剞劂延江都沈戟門

榮

凌東笙

鏞

分任校字之事

其校勘記與補闕亦陸續刊行復乞余爲序余考地

理類總志之書傳於今者以元和郡縣志爲最古其

次則太平寰宇記而兩書皆有闕文前此孫氏

星衍

刻元和志於山左其闕文六卷則嚴氏

觀

補之萬氏

廷蘭

刻寰宇記於江西其闕文八卷則陳氏

蘭森

補

之紀勝有功於地理足以接武兩書紹周所補者皆據羣書所引原文裒輯成編而不雜以他說其意特爲矜慎又得秋舫仲陶爲之刊布全書廣爲傳播可謂後先濟美盛舉出於一門矣余以壯歲所得之書越五十餘年竟得見其鋟板海內讀書之士疇昔欲見而不可得者今乃一旦盛行洵衰年之快事也故樂爲之序使好刻古書者知所勸焉

道光己酉八月太傅 予告大學士在籍食全俸揚
州阮元敘

輿地紀勝序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勾余爲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以助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亦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眞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在圖經類多疎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爲成書然後可據也本

朝眞宗時翰林學士李宗諤等承詔撰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攬記識甚備其目一一見於冊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直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致力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人一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

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
老傳記之放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
用心可謂癯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書往往
止用資以爲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他人爲詩不亦
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爲他人作甘乎儀父笑而不
荅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
止此哉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
其門戶且謂古人之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
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剽
非若近世膚末昧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

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聞之凡爲士者學必貴於博非博則無以至於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識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辨疑祛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知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詰敵人敵相與驚顧羞惡卒吐實以告士君子多識博極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夷之姦心表中國之有

人哉是則地理之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
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邱得名所自遂過眩其長
以矜快於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
余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朔向及劉侍讀之事豈但
以資他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
三日眉山李塉序